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一百九十五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二十五

起著雍涖灘盡上章閣
茂七月凡二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下

景龍二年春二月庚寅宮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上令圖以示百官韋巨源請布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邇葉志忠奏昔神堯皇帝未受命天下歌桃李子

桃李子見一百八十一卷隋煬帝大業十三年迎居加翻

文武皇帝未受命天下歌

秦王破陣樂

破陣樂見一百九十二卷太宗貞觀元年

天皇大帝未受命天

下歌堂堂

調露初京城民謠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言太常丞李嗣貞曰側者不正撓者不安自隋以

來樂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唐再受命之象鄭樵曰堂堂陳後主所作唐高宗常歌之

則天皇后

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

永徽後民歌娥媚娘曲蓋隋時已有此曲矣娥音武

應天

皇帝未受命天下歌英王石州

其歌不見於史志忠以上初封英王遂傳會以為受

命之符

順天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韋

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安時

韋也樂志忠遂傳會以為后妃之德專蠶桑供宗廟事上桑韋歌十二篇

蓋天意以為順天

皇后宜為國母主蠶桑之事謹上桑韋歌十二篇

上時掌翻

下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太常卿鄭惜又引

而申之

惜於今翻

上悅皆受厚賞右補闕趙延禧上言周唐

一統符命同歸故高宗封陛下為周王

顯慶二年帝封周王儀鳳二年

徙封英王

則天時唐同泰獻洛水圖

見二百四卷武后垂拱三年

孔子曰

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陛下繼則天子孫當百代

王天下

王于况翻

上悅擢延禧為諫議大夫

丁亥蕭至忠

上疏以為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食以梁肉

上時掌翻疏所去翻

食讀曰飼
祥吏翻

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冗負倍之

干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
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忽事則不
存職務恃勢則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政上雖嘉
其意竟不能用 三月丙辰朔方道大摠管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於河上

中受降城在黃河北岸南去朔方千三百餘里安北都護府治焉東受降

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西南去朔方千六百餘里西受降城在豐州北黃河外八十里東南去朔方千餘里宋祁曰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南直靈武東城南南直榆關宋白曰東受降城東北至單于都護府百二十里東南至

朔州四百里西南度河至勝州八里西至中受降城三百里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西北至天德軍二百里南至麟州四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本秦九原郡地在榆林漢更名五原開元十年於此置安北大都護府西受降城東南度河至豐州八十里西南至定遠城七百里東北至磧口三百里降戶江翻

初朔方軍

與突厥以河為境河北有拂雲祠

祠在拂雲堆因以為名厥九勿翻

突

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收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

悉衆西擊突騎施

騎寄翻

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

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阻大河今築城寇境恐勞

人費功終為虜有

環俱永翻

仁愿固請不已上竟從之仁愿

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功

戍邊歲滿當歸者留以助築城之功

咸陽兵二

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

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兩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

要

宋白曰東受降城本漢雲中郡地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西受降城蓋漢臨河縣舊理處

拓地

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

朝那山注見二百三卷高宗弘道元年

置烽

候千八百所以左玉鈴衛將軍論弓仁為朔方軍前鋒

遊奕使戍諾真水為邏衛

遊奕使領遊兵以巡奕者也中受降城西二百里至大同

川北行二百四十餘里至步越多山入東北三百餘里至帝割達城又東北至諾真水杜佑曰遊奕於軍中選驍勇詣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人使疏吏翻

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朔方無復寇掠

復扶又翻

減鎮兵

數萬人仁愿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

壅門即古之懸門也

或曰門外築垣以遮壅城門今之甕城是也壅城之外又有八卦牆萬人敵皆以遮壅城門范祖禹曰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不利退守

寇至當併力出戰回首望城者猶應斬之安用守備生

其退恧之心也

恧女六翻

其後常元楷為朔方軍摠管始築

壅門人是以重仁愿而輕元楷 夏四月癸未置修文

館大學士四員直學士八員學士十二員選公卿以下

善為文者李嶠等為之

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五品已上曰

學士六品已上曰直學士又有文學直館皆它官領之武后垂拱後以宰相兼領館事號曰館主神龍元年避孝敬皇帝諱改曰昭文館二年改曰修文館上官昭容勸帝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每遊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學士無不畢從以象十二時

賦詩屬和

從才用翻屬之欲翻和戶卧翻

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

北齊河清

新令有昭容八十一御女之一也唐昭容位亞昭儀於九品之次第二是年冬方以上宮使行為昭容

優者

賜金帛同預宴者惟中書門下及長參王公親貴數人而已至大宴方召八座九列諸司五品以上預焉於是天下靡然爭以文華相尚儒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

音謹

黨

秋七月癸巳以左屯衛大將軍朔方道大總管張

仁愿同中書門下三品 甲午清源尉呂元泰上疏

上時

掌翻疏所去翻下同

以為邊境未寧鎮戍不息士卒困苦轉輸疲

弊而營建佛寺日廣月滋勞人費財無有窮極昔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

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奢靡相高人不堪

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充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

生富庶則如來慈悲之施

喪息浪翻好呼到翻施式鼓翻

平等之心孰

過於此疏奏不省

省悉景翻

安樂長寧公主及皇后妹戚

國夫人上官婕妤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

婁氏

唐宮官有六尚職掌如六尚書尚宮二人正五品掌導引中宮摠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賀

婁氏後為臨淄王所誅樂音洛婕妤好音接子

女巫第五英兒隴西夫人趙氏

皆依執用事請謁受賕雖屠沽臧獲

臧獲奴婢也方言曰兩盛之間罵奴

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男而
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用錢三十萬則別降黑

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錢三萬則度為

僧尼其負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

時有負外置之

官有負外同正之官有試官有攝官有檢校官判謂判某官事知謂知某官事也

西京東都各

置兩吏部侍郎為四銓選者歲數萬人

選須

上官婕妤

及後宮多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

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

朝直遙翻處昌呂翻橫下孟翻

宰相以下多出

其門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

長寧公主上女也下嫁楊慎交

以侈麗相

高擬於宮掖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

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延

袤數里新書曰定言可抗訂之也朝野僉載定昆池方四十九里直抵南山考異曰新傳云四十九里

直抵南山蓋併上田言之今從舊傳累石象華山華戶化翻引水象天津天津

謂天河也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鄭玄曰天河水氣也精光運轉於天揚象物理論曰星者元氣之英

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欲以勝昆明故名定

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

旁視日中影中各為一色上好擊毬好呼由是風俗相

尚駙馬武崇訓楊慎交洒油以築毬場慎交恭仁曾孫

也恭仁楊師道之兄也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京兆辛

替否上疏諫畧曰臣聞古之建官負不必備士有完行

行下孟翻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伏惟陛下百

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不充於錫錫賜也予

也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或涉膏腴

之地賈音古伎渠綺翻又曰公主陛下之愛女然而用不合於

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翻福為禍何者竭

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

所恃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

書五子之歌曰民邦惟邦本本固邦寧

寧則陛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又曰若以造寺必為

理體

理體猶言治體也避高宗諱以治為理

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

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為不長漢魏已降為不短矣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

見賢遍翻

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為輕天子之業雖以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

給用漢劉陶語意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一

旦風塵再擾霜電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禳

飢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操于高翻省悉景翻時斜封官皆不由

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即宣示所司吏部員外郎李

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無所

顧朝直進翻冬十月己酉修文館直學士起居舍人武平

一上表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

家上優制不許平一名甄以字行載德之子也

武氏之盛載德

封穎川郡王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

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

騎奇寄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娑素何翻
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帥讀曰率
初娑葛既代

烏質勒統眾

見上卷神龍二年

父時故將闕吸忠節不服

將即亮翻

吸陟劣翻

考異曰郭元振傳作阿史那闕吸忠節突厥傳止謂之闕吸忠節文館記謂之阿史那忠節元振

疏皆云忠節乃其名也突厥有五吸其一曰胡祿居闕

吸或者忠節官為闕吸歟今從突厥傳今按西突厥

亦姓阿史那氏闕部落之名吸官名也忠節人名也諸家有書阿史那闕吸忠節者詳書之也或書官以吸其

名或書姓以綴其名者約文也

數相攻擊忠節象弱不能支金山道行

軍摠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

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

唐置四鎮經略使於安西府數所

翻朝直遙翻下同使疏吏翻下間使同說輸芮翻

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

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

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

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

擊娑葛

相息亮翻處昌呂翻訥內骨翻吐從暇入聲

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

招十姓

獻阿史那彌射之孫元慶之子

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

杜環經行記拔汗那國在但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踈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

既不失部

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

人

歷城縣漢晉屬濟南郡後魏以來帶齊州

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

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

將即亮翻間古覓翻

元振聞其謀

上疏以為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

不獲故耳

求十姓四鎮事始二百五卷武后萬歲通天元年為于偽翻下能為同

比者息

兵請和

謂入貢而金城公主下嫁也比毗至翻

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

直以國多內難

謂贊普南征而死國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難乃旦翻

人

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

昵尼質翻

使其國

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

計直欲為吐蕃鄉導

畜許救翻鄉讀曰嚮

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

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敵執未能為忠

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

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

復扶又翻

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

即謂萬歲通天

元年
事

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
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婆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
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
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

厭於
鹽翻

終為後患故也又彼請

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為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
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佞子及斛瑟羅懷道等
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為可汗欲

以招撫十姓

武后垂拱元年冊元慶為可汗見二百三
卷冊斛瑟羅按舊書亦在是卷二年佞子

見二百五卷延載元年長安四年冊懷道為可汗
見二百七卷僕羅倭子蓋皆吐蕃所立倭吐猥翻皆不

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

動衆雖復可汗舊種

復扶又翻
種章勇翻

衆心終不親附況獻又

疏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

誘音酉

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

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

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

勝音升

南引吐蕃奉倭

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為援虔瓘等恣為

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為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

伺相
吏翻

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

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

為非計

揣初
委翻

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

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

處昌
呂翻

以將軍牛師獎為安

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

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

出疎勒入寇

騎寄翻

元振在疎勒柵于河口不敢出忠節

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禽忠節殺嘉賓

禽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

呂古瓦翻

異曰御史臺記

云嘉賓為中丞神龍中起復持節其涼時郭元振都督涼州奏中書令宗楚客受娑葛金兩石請紹封可汗楚客憾之既用事時議云委嘉賓與侍御史呂守素按元振元振竊知之乃諷番落害嘉賓于驛中獲函中敕云元振父亡匿不發畏至是為發之仍按其不臣之狀便誅之元振以為偽敕具以聞今從舊傳

上以

安樂公主將適左衛中郎將武延秀遣使召太子賓客

武攸緒於嵩山

郎將即亮翻
使疏吏翻

攸緒將至上敕禮官於兩

儀殿設別位欲行問道之禮聽以山服葛巾入見不名

不拜

見賢通翻
下辭見同

仗入

自太極殿前喚仗從東西
上閣門入立於兩儀殿前

通事舍

人引攸緒就位

引就問
道之位

攸緒趨立辭見班中再拜如常

儀

凡百官自中朝出為外官赴朝辭自外官入朝覲者
引入見其辭見者不與百官序班自為班立謂之辭

見班杜佑曰唐制供奉官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
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左右遺補通事舍人在

橫班辭見者各從無官班在正官之次品式令前官被
召見及赴朝參致仕者在本品見任上以理解官者同

在品
下

上愕然竟不成所擬之禮上屢延之內殿頻煩寵

錫皆謝不受親貴謁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初武崇訓

之尚公主也

帝蓋自房陵還始以公主適崇訓

延秀數得侍宴

數所

延

秀美姿儀善歌舞公主悅之及崇訓死

見上卷元年

遂以延

秀尚焉已卯成禮假皇后仗

唐六典宮官六尚尚服局有司仗典仗掌仗之官掌

羽儀仗衛之事又按唐制皇后乘重翟厥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車而公主乘厭翟車則下皇后一等此時

蓋以重翟及皇后儀衛假之也

分禁兵以盛其儀衛命安國相王障車

相息亮翻

庚辰赦天下

考異曰實錄新舊紀皆云己卯大赦今從景龍文館記成禮之明日

以

延秀為太常卿兼右衛將軍辛巳宴羣臣于兩儀殿命

公主出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稽音啟 癸未牛師獎

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

西安西都護府時在龜茲 斷四鎮路斷音短 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

使疏吏翻上時掌翻 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

入朝朝直送翻 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

葛娑葛遺元振書遺于季翻 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讐闕啜宗

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

來宗尚書謂楚客馮中丞謂嘉賓牛都護謂師獎各稱其官也 奴豈得坐而待死

又聞史獻欲來

史獻即阿史那獻約言之

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

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

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問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

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

處昌呂翻

間古覓翻復扶又翻

考異曰元載玄宗實錄舊傳皆云復以元振代以悌元振奏稱西土未寧逗留不敢歸

京師按既代以悌則復留居

西邊矣何所逗留今從新傳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

汗

西突厥先有十姓今併咽麤葛邏祿莫賀達于都摩支為十四姓

以媿好上官氏

為昭容 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筠奏稱比見諸司不

遵律令格式事無大小皆悉聞奏臣聞為君者任臣為

臣者奉法萬機鼓委不可徧覽豈有修一水竇伐一枯

木皆取斷宸衷

北毗至翻
斷丁亂翻

自今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

文者聽奏取進止自餘各準法處分

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其有故

生疑滯致有稽失望令御史糾彈從之 丁巳晦敕中

書門下與學士諸王駙馬入閣守歲設庭燎置酒奏樂

閣內殿也守歲之宴古無之梁庾肩吾除夕詩聊傾栢

葉酒試奠五辛盤蓋江左已有此矣然未至君臣相與

酣適也隋煬帝淫侈每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

沉香木根每一山皆焚沈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

之煇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間用沈香二百餘乘
甲煎過二百餘石歐陽修詩隋宮守夜沈香火謂此也
帝之為此亡
隋之續耳
酒酣上謂御史大夫竇從一曰聞卿久無

伉儷

酣戶甘翻伉苦浪翻儷力計翻

朕甚憂之今夕歲除為卿成禮從

一但唯唯拜謝

為于偽翻唯于癸翻

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

羅扇自西廊而上

內侍之官唐從四品上掌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後魏曰長秋卿

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唐因之中官之貴極于此矣若有殊勲懋績則有拜大將軍者仍

真內侍之官

扇後有人衣禮衣花釵

唐制命婦之服有翟衣內命婦受冊

從蠶朝會外命婦嫁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之服也青質繡翟編次於衣及裳重為九等一品翟九等花釵九樹

二品翟八等花釵八樹三品至五品皆降殺以一禮衣者內命婦常參外命婦朝參辭見禮會之服也制同翟衣加雙佩小綬去鳥加履人衣於既翻

令與從一對坐上命從一誦却扇

詩數首

唐人成昏之夕有催粧詩却扇詩李商隱代董秀才却扇詩云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

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

扇却去花易服而出

去羌呂翻

徐視之

乃皇后老乳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

國夫人嫁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壻曰阿奢從一每謁

見及進表狀自稱翊聖皇后阿奢時人謂之國奢

阿鳥葛翻

奢正奢翻見賢遍翻

從一欣然有自負之色

三年春正月丁卯制廣東都聖善寺

按西京已有聖善寺東都亦有聖善

寺皆帝所建為武后追福

居民失業者數十家

長寧安樂諸公主

多縱僮奴掠百姓子女為奴婢侍御史袁從之收繫獄

治之

樂音洛治直之翻

公主訴于上上手制釋之從之奏稱陛

下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上竟釋之 二月己丑上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

以麻絙巨竹分朋而挽水謂之拔河以定勝負

考異曰唐紀云觀宮女大酺今從實錄

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

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

褻息列翻樂音

洛

丙申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

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

謂受關啜忠節賂以致娑葛畔換也 考異曰景龍文館

記曰監察御史崔琬具衣冠對仗彈大學士兵部尚書
郢國公宗楚客及侍中紀處訥時楚客在列奏言臣以
庸妄叨居樞密中外朋結謀臣臣先奏聞計垂天鑒上
領之謂琬曰楚客事朕知且去侍仗下來至仗下後琬
方讀奏敕令於西省對問中書門下奏無狀有進止即
令復位初娑葛父子與阿史那忠節代為仇讐娑葛頻
乞國家為除忠節安西都護郭元振表請如其奏宗楚
客固執言忠節竭誠於國作扞玉闕若許娑葛除之恐
非威疆拯弱之義上由是不許無何娑葛擅殺御史中
丞馮嘉賓殿中侍御史呂守素破滅忠節侵擾四鎮時
碎葉鎮守使中郎周以悌率鎮兵數百人大破之奪其
所侵忠節及于闐部衆數萬口奏到上大悅拜以悌左

屯衛將軍仍以元振四鎮經略使授之敕書簿責元振宗議發勁卒令以悌同郭虔瓘北討仍邀吐蕃及西域諸部計會同擊娑葛右臺御史解琬議稱不可後竟與之和娑葛聞前事大怨乃付元振狀稱宗先取忠節金上以問之宗具以前事奏時太平安樂二公主以親貴權寵各立黨與陰相傾奪爰自要官宰臣皆分為兩時太平尤與宗不善故諷琬以彈之外傳取娑葛金非也今從實錄記

故事大臣被彈

被皮義翻

俯僂趨出

俛首為俯僂背為僂僂力主翻

立於朝堂待罪

朝直延翻

至是楚

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壬寅以韋巨源為左僕射楊再思為右僕射並同中書門

下三品 上數與近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

數所角翻伎渠
綺翻樂音洛

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娘將作大匠宗

晉卿舞渾脫

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
多効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

左衛

將軍張洽舞黃麋

如意初里歌曰黃麋黃麋草裏
藏彎弓射爾傷亦演以為舞

左金

吾將軍杜元談誦婆羅門呪

今所謂天
竺神呪也

中書舍人盧藏

用效道士上章國子司業河東郭山惲獨曰臣無所解

上時掌翻惲於粉
翻解戶買翻曉也

請歌古詩上許之山惲乃歌鹿鳴蟋

蟀 鹿鳴宴群臣嘉賓蟋蟀取好樂無荒之義然山惲
欲以所業自見以附於儒學而已非能納君於善明

日上賜山憚敕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襲上又嘗宴侍臣

使各為迴波辭

時內宴酒酣侍臣率起為迴波舞故使為迴波辭

衆皆為諂語

或自求榮祿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

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

左傳曰臣侍君宴不過三爵過三爵非禮也

諠譁

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三月戊午

以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太府卿韋嗣立為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考異曰新表云嗣立守兵部尚書今從實錄

中

書侍郎崔湜趙彥昭並同平章事崔湜通於上官昭容

故昭容引以為相

提常職
相息亮
翻

彥昭張掖人也

張掖故
匈奴王

地漢武帝開置張掖郡及麟得縣應邵曰張國臂掖故

曰張掖麟得郡所治匈奴王號也晉改麟得為永平後

魏置張掖軍隋開皇十七年改永平為酒泉大業初改

為張掖縣其地自西魏以來為甘州治所取州甘峻山

為名麟

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

音祿

相御史及負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者造寺極多

比毗

務取崇麗大則用錢百數十萬小則三五萬無慮

至翻

所費千萬以上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之為教要在降

伏身心

降戶
江翻

豈彫畫土木相誇壯麗萬一水旱為災戎

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食封之家其數甚衆

昨問戶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匹凡百二十餘

萬匹

唐初之制一丁歲輸絹二匹

臣頃在太府每歲庸絹多不過百

萬少則六七十萬匹

少詩沼翻下同

比之封家所入殊少夫有

佐命之勲始可分茅胙土國初功臣食封者不過三二

十家今以恩澤食封者乃踰百數國家租賦太半私門

私門有餘徒益奢侈公家不足坐致憂危制國之方豈

謂為得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依執陵轅州縣多索

裏頭

轉郎狄翻裏頭謂行索齋裏以
白資者今謂荅頭裏古臥翻

轉行貿易煩擾驅

迫不勝其苦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

之

勝音升藏
徂浪翻

於事為愈

謂猶勝於封
家自徵也

又負外置官數倍

正闕曹署典吏困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又刺史

縣令近年以來不存簡擇京官有犯及聲望下者方遣

刺州吏部選人衰老無手筆者方補縣令

選須縮翻
下選法同

以

此理人何望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

清望官

兩臺謂左
右御史臺

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

矣上弗聽 戊寅以禮部尚書韋溫為太子少保同中

書門下三品太常卿鄭愔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案下書吏

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又考新書本紀是年是月是日書太常少卿鄭愔守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知傳寫通鑑者誤以侍郎為尚書也 溫皇后之兄也 太常博士唐紹以

武氏吳陵順陵置守戶五百與昭陵數同梁宣王魯忠

王墓守戶多於親王五倍

梁宣王武三思魯忠王武崇訓

韋氏褒德廟

衛兵多於太廟

立褒德廟見上卷元年

上疏請量裁減不聽

量音良

紹臨之孫也

唐臨歷事高祖太宗高宗

中書侍郎兼知吏部侍郎

同平章事崔湜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鄭愔俱掌銓衡傾

附勢要賤賄狼籍數外留人授擬不足逆用三年闕選法

之壞至於我宋極矣吏部注擬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
之者一人未至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稍有美闕伺之
者又不特一人也豈選法大壞湜父挹為司業受選人
止逆用三年闕哉

錢湜不之知長名放之

高宗總章二年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凡選人之集于吏部者得

者留不得者放宋白曰長名榜定其人訴曰公所親受
留放留者入選放者不得入選

某賂奈何不與官湜怒曰所親為誰當擒取杖殺之其

人曰公勿杖殺將使公遭憂湜大慙侍御史靳恒與監

察御史李尚隱對仗彈之

靳居焮翻恒戶登翻監古街翻彈徒丹翻

上下澁

等獄命監察御史裴灌按之

罪七翻

安樂公主諷灌寬其

獄灌復對仗彈之夏五月丙寅愔免死流吉州澁貶江

州司馬

舊志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至東都二千一百九十七里

上官昭容

密與安樂公主武延秀曲為申理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明日以澁

為襄州刺史

舊志襄州京師一千一百八十二里至東都八百五十三里

愔為江州

司馬 六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楊再思薨 秋

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

騎奇寄翻娑素何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庚辰

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八月己酉以李嶠同中書門

下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書令至忠女適皇

后舅子崔無詖

詖彼義翻

成昏日上主蕭氏后主崔氏時人

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上將祀南郊丁酉國子祭

酒祝欽明國子司業郭山惲建言古者大祭祀后裸獻

以瑤爵皇后當助祭天地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駁之

以為鄭玄注周禮內司服惟有助祭先王先公無助祭

天地之文皇后不當助祭南郊

周禮內宰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注

云謂祭宗廟王既裸而出迎牲后乃從後裸也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醕尸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為飾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祿衣素沙注云禕衣揄狄闕狄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群小祀則服闕狄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狄之遺俗據周禮則內宰所謂大祭祀指言祭宗廟也祝欽明等因唐制以天地宗廟並為大祀遂以周禮大祭祀傳會其說以諂韋后而周禮鄭義所謂裸也獻也瑤爵也乃祭時行禮之三節今欽明言后裸獻以瑤爵亦背鄭義自為之說也裸古玩

國子司業鹽官褚無量議

鹽官漢海鹽地舊有鹽官吳因

立為縣名唐屬杭州

以為祭天惟以始祖為主不配以祖妣故皇

后不應預祭韋巨源定儀注請依欽明議上從之以皇

后為亞獻仍以宰相女為齋娘助執豆籩欽明又欲以

安樂公主為終獻紹欽緒固爭乃止以巨源攝太尉為

終獻欽緒膠水人也

膠水漢膠東國地晉武帝置長廣郡後魏為光州治所隋仁壽元年

改長廣為膠水縣屬萊州

己巳上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

郎李日知詩曰所願鬢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從才

用翻鬢與暫同

及睿宗即位謂日知曰當是時朕亦不敢言之

睿宗之言蓋謂當時畏安樂公主之勢也

九月戊辰以蘇瓌為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三品

瓌古同翻

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

黨毀

更工
衡翻

上患之冬十一月癸亥上謂修文館直學士

武平一曰比聞內外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

以為此由讒諂之人陰為離間

比毗至翻
間古覓翻

宜深加誨諭

斥逐姦險若猶未已伏願捨近圖遠抑慈存嚴示以知

禁無令積惡上賜平一帛而不能用其言 上召前修

文館學士崔湜鄭愔入陪大禮乙丑上祀南郊赦天下

并十惡咸赦除之

十惡恩赦
之所不原

流人並放還齋娘有壻者

皆改官 甲戌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豆盧欽

望薨

平章軍國重事蓋
自豆盧欽望始

乙亥吐蕃贊普遣其大臣尚

贊吐等千餘人逆金城公主

吐當沒翻 考異曰實錄
乙亥吐蕃大臣尚贊吐等

來迎女文館記云吐蕃使其大首領瑟瑟告身贊吐金
告身尚欽藏以下來迎金城公主譯者云贊吐猶此左
僕射欽藏猶此侍中蓋贊
吐即贊吐也今從文館記

河南道巡察使監察御史

宋務光

使疏吏
翻下同

以於時食實封者凡一百四十餘家

唐制

食實封者得真戶戶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國
開元定制以三丁為限租賦全入于封家

應出封戶

者凡五十四州皆割上腴之田或一封分食數州而太
平安樂公主又取高貲多丁者刻剝過苦應充封戶者

甚於征役滑州地出綾縑

唐六典滑州貢方紋綾

人多趨射

趨七喻翻

射而亦翻

尤受其弊人多流亡請稍分封戶散配餘州又徵

封使者煩擾公私請附租庸每年送納上弗聽時流

人皆放還均州刺史譙王重福獨不得歸

重福徙均州見上卷神龍

元年重直龍翻

乃上表自陳曰陛下焚柴展禮郊祀上玄蒼生

並得赦除赤子偏加擯弃

赤子重福自謂也

皇天平分之道固

若此乎天下之人聞者為臣流涕

為于偽翻

況陛下慈念豈

不愍臣栖遑

栖遑者離索憂迫之意

表奏不報

前右僕射致仕

唐休璟年八十餘進取彌銳娶賀婁尚宮養女為其子婦十二月壬辰以休璟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璟俱永翻 考異曰舊紀誤作壬戌今從實錄

甲午上幸驪山温湯庚子幸

韋嗣立莊舍

別業為莊

以嗣立與周高士韋夔同族賜爵道

遙公

韋夔事見一百六十七卷陳高祖永定三年夔休正翻

嗣立皇后之疎屬也

由是顧賞尤重乙巳還宮是歲關中飢米斗百錢運

山東江淮穀輸京師牛死什八九羣臣多請車駕復幸

東都韋后家本杜陵不樂東遷乃使巫覡彭君卿等說

上云今歲不利東行後復有言者

復扶又翻樂音洛現
刑狄翻說翰芮翻

上怒曰豈有逐糧天子邪乃止

睿宗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上

諱旦高宗第八子也初名旭輪後去旭名輪後
改名旦初謚大聖真皇帝廟號睿宗天寶八載
追尊玄真大聖皇帝十三載
加尊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

景雲元年

是年六月改元唐隆
七月始改元景雲

春正月丙寅夜中宗與

韋后微行觀燈於市里又縱宮女數千人出遊多不歸
者上命紀處訥送金城公主適吐蕃處辭又命趙

彥昭彥昭亦辭丁丑命左驍衛大將軍楊矩送之

驍堅
堯翻

已卯上自送公主至始平二月癸未還宮公主至吐蕃

贊普為之別築城以居之 庚戌上御梨園毬場

程大
昌曰

梨園在光化門北光化門者禁苑南面西頭第一門在
芳林景曜門之西也中宗令學士自芳林門入集於梨
園分朋拔河則梨園在太極宮西禁苑之內矣開元二
年玄宗置教坊於蓬萊宮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
至天寶中即東宮置宜春北苑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
弟子即是梨園者按樂之地而預教者名為弟子耳凡
蓬萊宮宜春院皆
不在梨園之內也

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毬及分朋拔河

韋巨源唐休璟衰老隨絙踣地

絙古登翻
踣蒲北翻

久之不能興

上及皇后妃主臨觀大笑 夏四月丙戌上遊芳林園

按唐禁苑廣矣漢長安都城盡入唐苑之內而漕渠首受豐水北流矩折入于禁苑而東流又矩折北流而入于渭苑地自漕渠之東大安宮垣之西南出與宮城齊南列三門中曰芳林自芳林門而入禁苑其地以芳林園為稱 命公卿馬上摘櫻桃 櫻桃按爾雅名楔荆桃樹多陰先百果熟大如拇指圓而

色朱味甜每一朶率一二十顆核如豆大以鶯所含亦名含桃 初則天之世長安城

東隅民王純家井溢浸成大池數十頃號隆慶池 池在隆慶

坊南程大昌曰帝王之興若符瑞理固有之然而傅會者多六典所記隆慶坊有井忽湧為小池周袤十數丈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至景雲間潛復出水其沼浸廣里人悉移居遂鴻洞為龍池然予詳而考之長安志

曰龍池在躍龍門南本是平地自垂拱初載後因雨水
 流潦為小流後又引龍首渠水分溉之日以滋廣至景
 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龍之祥後因謂之龍
 池志又曰隋城外東南角有龍首堰自此堰分漉水北
 流至長樂坡分為二渠其西渠自永嘉坊西南流經興
 慶宮則是興慶之能變平地為龍池者實引漉之力也
 至六典所紀則全沒導漉之實乃言初時井溢
 已乃泉生合二水以成此池專以歸諸變化也

相王子

五王列第於其北

壽春王成器臨淄王隆基衡陽王成義巴陵王隆範彭城王隆業五王皆

相王子

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

比毗至翻

乙未

上幸隆慶池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以為其月十二日按長歷是月壬午朔今從實錄本紀

結

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以厭之

厭於葉翻時人以為玄宗受命之祥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

岌魚及翻
上時掌翻

韋

后白上杖殺之五月丁卯許州司兵參軍偃師燕欽融

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

唐諸州兵曹司兵參軍事
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禁

管籥軍防烽候傳驛畋獵燕
因肩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

秀宗楚客圖危宗社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

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

詰去吉
翻撓奴

教翻騎奇寄
翻撲弼角翻

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

折而設翻
呼火故翻

上雖不窮問意頗怏怏不悅

快於
兩翻

由是韋后

及其黨始憂懼為韋后裁 己卯上宴近臣國子祭酒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祝欽明所謂八風舞

非春秋魯大夫象仲所謂舞者所以節八音行八風者也借八風之名而備諸淫醜之態耳今人謂淫放不返

為風此則欽明所謂八風也 上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

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諸學士者修文館學士及

直學士也 散騎常侍馬秦客以醫術光祿少卿楊均以善

烹調皆出入宮掖得幸于韋后恐事泄被誅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被皮義翻 安樂公主欲韋后臨朝自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

於餅餠中進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龍殿

年五十五神龍殿以

年號名自兩儀殿東入神龍門至神龍殿六典兩儀殿之北曰甘露門其內甘露殿左曰神龍門其內則神龍

殿樂音洛朝直遙翻

餠弋庶翻又徒甘翻韋后祕不發喪自摠庶政癸未召

諸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五萬人屯京城使駙馬都尉

韋捷韋灌

韋捷尚中宗女成安公主韋灌尚定安公主

衛尉卿韋璿左千牛

中郎將韋錡長安令韋播郎將高嵩分領之

璿似宣翻騎即亮翻

考異曰景龍文館記徵諸兵士二千人屯皇城左右衛今韋捷韋灌押當又令韋錡押翊林軍韋播高嵩分押左右營萬騎韋元巡六街實錄

兵五萬人韋灌作韋灌今從之

璿溫之族弟播從子

嵩其甥也

從才用
翻下同

中書舍人韋元微巡六街

長安城中
左右六街

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將軍掌晝
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徵吉弔翻

又命左監門大將

軍兼內侍薛思簡等將兵五百人馳驛戍均州以備譙

王重福

等將即亮翻重
直龍翻下同

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

錫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仍充東都留守

守式
又翻

吏部尚書

張嘉福中書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並同平章事羲

長倩之從子也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

王重茂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

客密謂韋溫曰相王輔政於理非宜且於皇后嫂叔不

通問

引記曲禮之言相息亮翻

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

請皇后臨朝罷相王政事

朝直遙翻帥讀曰率

蘇瓌曰遺詔豈可

改邪溫楚客怒瓌懼而從之乃以相王為太子太師甲

申梓宮遷御太極殿

西內正殿曰太極殿

集百官發喪皇后臨朝

攝政赦天下改元唐隆進相王旦太尉雍王守禮為丞

王

雍於用翻

壽春王成器為宋王以從人望命韋溫摠知內

外守捉兵馬事丁亥殤帝即位時年十六尊皇后為皇

太后立妃陸氏為皇后壬辰命紀處訥持節巡撫關內

道岑羲河南道張嘉福河北道宗楚客與太常卿武延

秀司農卿趙履溫國子祭酒葉靜能及諸韋共勸韋后

遵武后故事

欲遵武后易姓事也

南北衛軍

南軍十六衛軍北軍羽林及萬騎也

臺

閣要司

臺閣尚書諸司也

皆以韋氏子弟領之廣聚黨衆中外

連結楚客又密上書稱引圖讖謂韋氏宜革唐命

讖楚諧翻

考異曰舊傳安樂府曹符鳳說武延秀曰天下之心未忘武氏讖云黑衣神孫被天裳公神皇之孫也大周之業可以再興勸延秀常衣皂袍以應之中宗實錄云宗楚客與弟將作大匠晉卿太常少卿李愔將作少監

李守貞日夜潛圖令延秀速起事太上實錄云楚客神龍初為太僕卿與武三思潛謀篡逆累遷同三品及三思誅附安樂而韋氏尤信任之楚客嘗謂所親曰始吾在甲位尤愛宰相及居之又思太極南面一日足矣雖附韋氏志窺宸極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今所不取

謀害殤帝深忌相王及

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去羗呂翻

相王子臨

淄王隆基先罷潞州別駕

唐制上州別駕從四品下中州正五品下下州從五品上

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謀匡復社稷初太宗選官戶及

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

驍堅克翻著則略翻韉則前翻馬被具也

從遊獵於馬前射禽獸謂之百騎

射而亦翻騎奇寄翻下同

則天時

稍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

使疏
史翻

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兵部侍郎崔日用素附韋武

與宗楚客善知楚客謀恐禍及已遣寶昌寺僧普潤密
詣隆基告之勸其速發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

衛尉卿薛崇暉

暉古
限翻

苑摠監瀨人鍾紹京

鍾紹京西京
苑摠監也唐

京都苑各有摠監一人從五品下掌苑內宮館園池之
事凡禽魚果木皆摠而司之贛縣漢屬豫章郡吳晉屬
廬陵郡宋以下為南康郡治所唐
帶虔州贛師古古暗翻劉昫古濫翻

尚衣奉御王崇暉前

朝邑尉劉幽求

朝直
遙翻

利仁府折衝麻嗣宗

唐雍州有府
百三十一其

逸者百二十利
仁府必屬雍州
謀先事誅之
韋播高高數
榻捶萬騎欲

以立威

先悉薦翻數所角翻
榻音彭捶止榮翻

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

元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請以死自

效萬騎果毅李仙鳧亦預其謀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

基曰我曹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于王不成以身死

之不以累王也

累力瑞翻

今啓而見從則王預危事不從將

敗大計遂不啓

史言隆基有大畧所以
能平內難敗補邁翻

庚子晡時隆基

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

唐禁苑在皇城之北苑城東西
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東抵朔

水西連故長安城南連京城北枕渭水苑內離宮亭觀二十四所漢長安故城東西十二里皆隸入苑中會

鍾紹京解舍

解古隘翻

紹京悔欲拒之其妻許氏曰忘身殉

國神必助之且同謀素定今雖不行庸得免乎紹京乃

趨出拜謁隆基執其手與坐

紹京趨出拜謁者示尊奉隆基也隆基執手與坐示

不敢當且以結其心也

時羽林將士皆屯玄武門逮夜葛福順李

仙臯皆至隆基所請號而行

凡用兵下營及攻襲就主帥取號以備緩急相照應

向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劉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

福順拔劍直入羽林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曰韋后

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

之

言諸韋男女長及馬鞭以上者皆斬

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

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

於隆基隆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

禁苑南門直宮

城之玄武門

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從

帥讀曰率下同從才

用翻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

門

白獸門即白獸闥即杜甫北征詩所謂窈窕白獸闥者是也與玄德門皆通內諸門之數將即亮翻下同

約會於凌烟閣前即大譟

譟蘇到翻

福順等共殺守門將斬

闕而入隆基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譟聲帥摠監及羽

林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

此南牙諸衛兵也

聞

譟聲皆被甲應之

被皮義翻

韋后惶惑走入飛騎營有飛騎

斬其首獻於隆基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

武延秀於肅章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

時韋

氏以婦人為內將軍蓋即賀婁尚宮為之也

初上官昭容引其從母之子王

昱為左拾遺

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從才用翻

昱說昭容母鄭氏曰

說輸芮翻

武氏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今媿好附於三思此滅族之

道也願姨思之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太子重俊起兵討三思索昭容

事見上卷景龍元年索山客翻下同

昭容始懼思昱

言自是心附帝室與安樂公主各樹朋黨及中宗崩昭容草遺制立溫王以相王輔政宗韋改之及隆基入宮昭容執燭帥宮人迎之以制草示劉幽求幽求為之言

為于

偽隆基不許斬于旗下時少帝在太極殿

少詩照翻

劉幽求曰

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遽止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守諸門并素為韋后所親信者皆斬之比曉

內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見相王

此必利翻
見賢遍翻

叩頭謝不先

啓之鼻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廟不墜于地汝之力也

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

諸韋親黨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

之北中書令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至通化門

於衣

既翻衰倉回翻通化門
京城東面北來第一門

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

而斬之并斬其弟晉卿

考異曰太上實錄云斬楚客
于春明門外今從僉載太上錄

殺晉卿于定陵按定陵中宗陵
也於時未有今不取去羗呂翻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

慰諭百姓

唐六典曰皇城西面二門北曰安福南曰順義安福門西直開遠門

初趙履溫

傾國資以奉安樂公主為之起第舍築臺穿池無休已

擻紫衫以項挽公主犢車

為于偽翻擻益涉翻

公主死履溫馳詣

安福樓下舞蹈稱萬歲聲未絕相王令萬騎斬之百姓

怨其勞役爭割其肉立盡祕書監汴王邕娶韋后妹崇

國夫人

崇古國名

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

邕鳳之孫也

鳳高祖之子

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

聞亂家人勸之逃匿巨源曰吾位大臣豈可聞難不赴

射寅謝翻
難乃旦翻

出至都街為亂兵所殺時年八十於是梟馬

秦客楊均葉靜能等首尸韋后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

韋於杜曲

唐京城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時諸韋門宗彊盛侵

杜曲而居之梟堅克翻將知亮翻又音如字

襁褓兒無免者

襁居兩翻襁音保

諸杜

濫死非一是日赦天下云逆賊魁首已誅自餘支黨一

無所問以臨淄王隆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閑廐

平王固以平州

為國名實以平內難褒以此名六典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一曰左右飛黃閑二曰左右吉良閑三曰左

右龍謀閑四曰左右驕騃閑五曰左右馱馱閑六曰左右天苑閑開元時仗內六閑曰飛龍祥麟鳳苑鸚鵡吉

良六羣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閣仗外有左飛
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閣東南內西南內等兩廐 押左右

廂萬騎

左右廂即前所謂
左萬騎右萬騎也

薛崇陳賜爵立節王以鍾紹

京守中書侍郎劉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麻嗣

宗行右金吾衛中郎將武氏宗屬誅死流竄殆盡

武氏宗屬

至是時誅竄宜盡矣而史曰殆盡者攸緒平一能
避權遠勢而武惠妃者猶足以成殺三子之禍也

侍中

紀處訥行至華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張嘉福行至懷

州皆收斬之

舊志華州京師東百八十里懷州
京師東九百六十九里華戶化翻

壬寅劉

幽求在太極殿有宮人與宦官令幽求作制書立太后

幽求曰國有大難

難乃旦翻

人情不安山陵未畢遽立太后

不可平王隆基曰此勿輕言遣十道使齎璽書宣撫及

詣均州宣慰譙王重福

使疏吏翻璽氏翻重直龍

斯

貶竇從一為濠

州司馬

舊志濠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里

罷諸公主府官

中宗時太平安樂等

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

癸卯太平公主傳少帝命請讓位於相王

相王固辭以平王隆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

宋王成器為左衛大將軍衡陽王成義為右衛大將軍

巴陵王隆範為左羽林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

大將軍彭城王隆業為右羽林大將軍光祿少卿嗣道

王微檢校右金吾衛大將軍微元慶之孫也

道王元慶高祖之子

以黃門侍郎李日知中書侍郎鍾紹京並同中書門下

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訓為右千牛衛將軍隆基有

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矯勇善騎射

矯巨矯翻善走也

常侍衛

左右隆基之入苑中也毛仲避匿不從

從才用翻

事定數日

方歸隆基不之責仍超拜將軍毛仲本高麗也

為王毛仲貴寵

致禍張本麗力知翻

汴王邕貶沁州刺史

舊志沁州京師東北一千二十五里沁七鶴翻

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刺史中書令蕭

至忠貶許州刺史

舊志許州京師東一千二百里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韋嗣立貶宋州刺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

昭貶絳州刺史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貶華州刺史

劉幽求言於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曰相王疇昔已居宸

極羣望所屬

嗣聖元年則天廢中宗而立相王及革命以王為皇嗣屬之欲翻

今人心

未安家國事重相王豈得尚守小節不早即位以鎮天

下乎隆基曰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嬰懷

代事即世事避太宗諱云爾

雖有天下猶讓於人

謂既讓武后
又讓中宗也

况親兄之子安肯代

之乎幽求曰衆心不可違王雖欲高居獨善其如社稷

何成器隆基入見相王

見賢
遍翻

極言其事相王乃許之甲

辰少帝在太極殿東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宮旁太平公

主曰皇帝欲以此位讓叔父可乎幽求跪曰國家多難

皇帝仁孝追蹤堯舜誠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愛尤

厚矣

難乃旦翻
任音壬

乃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

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

下之

下遐嫁翻

睿宗即位御承天門赦天下

京城西內正門曰承天門

復

以少帝為溫王以鍾紹京為中書令鍾紹京少為司農

錄事

唐九寺皆有錄事官九品蓋流外也少詩照翻

既典朝政

朝真遙翻下同

縱情賞

罰象皆惡之

惡鳥路翻

太常少卿薛稷勸其上表禮讓

上時掌翻

紹京從之稷入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素無才德出

自胥徒一旦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

上以為然丙午改除戶部尚書尋出為蜀州刺史

舊志

蜀州去京師三十里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而

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

長國家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

長知兩翻
先悉薦翻

四海失望臣

死不敢居平王之上涕泣固請者累日大臣亦多言平

王功大宜立劉幽求曰臣聞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

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

難乃旦翻

論功莫大語

德最賢無可疑者上從之丁未立平王隆基為太子

考

異曰劉子玄先撰太上皇實錄盡傳位後又撰睿宗實錄終橋陵文字頗不同睿宗錄及舊紀皆云丙午立太

子今從太

隆基復表讓成器不許

復扶又翻

則天大聖皇

后復舊號為天后追謚雍王賢曰章懷太子

賢廢見二百二卷高

宗永隆元年葬於用翻下同

戊申以宋王成器為雍州牧揚州大

都督太子太師 置溫王重茂於內宅

恐群不逞挾之以為變也

以太常少卿薛稷為黃門侍郎叅知機務稷以工書事

上於藩邸其子伯陽尚仙源公主

仙源公主帝女也後封荆山公主

故

為相 追削武三思武崇訓爵謚斲棺暴尸平其墳墓

以許州刺史姚元之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宋州刺史韋嗣立許州刺史蕭至忠為中書令絳州刺

史趙彥昭為中書侍郎華州刺史崔湜為吏部侍郎並
同平章事 越州長史宋之問饒州刺史冉祖雍坐諂

附韋武皆流嶺表 已酉立衡陽王成義為申王巴陵

王隆範為岐王彭城王隆業為薛王加太平公主實封

滿萬戶太平公主沈敏多權略

沈持林翻

武后以為類已故

於諸子中獨愛幸頗得預密謀然尚畏武后之嚴未敢

招權執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

誅張易之見二百七
卷中宗神龍元年

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

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常與之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

語移時或時不朝謁

朝直
遙翻

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

事上輒問嘗與太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

三郎謂太子也公主所欲上無不聽自宰相以下進退

繫其一言其餘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

趨附其門者如市

勝音升
趨
七喻翻

子薛崇行崇敏崇簡皆封

王田園遍於近甸收市營造諸器玩遠至嶺蜀輸送者

相屬於路

屬之
欲翻

居處奉養擬於宮掖

處昌
呂翻

追贈郎岌

燕欽融諫議大夫

秋七月庚戌朔贈韋月將宣州刺

史

韋月將死見上卷
中宗神龍二年

癸丑以兵部侍郎崔日用為黃門

侍郎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

太子重俊死
見上卷中宗

景龍
元年

雪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己成王千里

李多祚等罪復其官爵

五王事見上卷神龍二年千里
多祚與重俊同死見景龍元年

丁巳以洛州長史宋璟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

三品岑羲罷為右散騎常侍兼刑部尚書璟與姚元之

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

網紀修舉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復扶又翻又如

字

壬戌崔湜罷為尚書左丞張錫為絳州刺史蕭至

忠為晉州刺史

舊志晉州京師東北七百二十五里

韋嗣立為許州刺史

趙彥昭為宋州刺史丙寅姚元之兼中書令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李嶠貶懷州刺史丁卯太子少師同

中書門下三品唐休璟致仕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

下三品張仁愿罷為左衛大將軍黃門侍郎叅知機

務崔日用與中書侍郎叅知機務薛稷爭於上前稷曰

日用傾側彙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

曰臣往雖有過今立大功

立大功謂誅韋氏之謀日用殺之

稷外託國

姻

謂稷子伯陽尚王

內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由是

兩罷之戊辰以日用為雍州長史稷為左散騎常侍

己巳赦天下改元

改元景雲

凡韋氏餘黨未施行者咸赦之

乙亥廢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

中宗景龍元年復武氏陵廟

追

廢韋后為庶人安樂公主為悖逆庶人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韋

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

朝直遥翻愔於今翻

潛

過均州與刺史譙王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
韋氏未發而韋氏敗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重
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

長知兩翻

相王雖有功不當

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

東都置左右屯營兵以衛宮城

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

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

守式又翻陝式再翻

重福從

之靈均乃密與悖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悖自祕書少監

左遷沅州刺史

武后天授二年改沅州為沅州舊志沅州京師南四千二百九十七里至東都

三千九
百里

遲留洛陽以俟重福草制立重福為帝改元為

中元克復

考異曰太上皇實錄云改元為中宗克復元年今從新書

尊上為皇季

叔以溫王為皇太弟愔為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為

右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右散騎常侍嚴善思為禮

部尚書知吏部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愔先供

張駙馬都尉裴吳第以待重福

供居用翻張知亮翻

洛陽縣官微

聞其謀

資治通鑑卷二百九

謹案第六頁前一行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刊本脫
男字據方言增

第九頁後二行西去石國千餘里刊本石訛右據
唐書西域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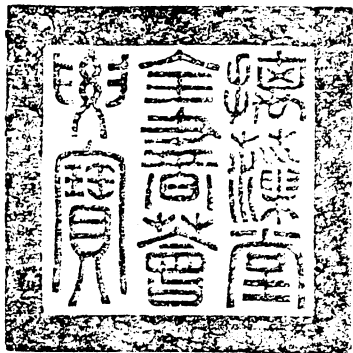
第十八頁前三行迴波爾持酒卮按劉肅大唐新
語作迴波詞持酒卮蓋詩體首兩句三言以詞
卮為韻此改詞為爾通首作六言失迴波詞之

體

第二十二頁前一行獻謂王薦腥薦熟刊本脫王
字據周禮鄭注增

第三十頁後六行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刊本宮
字訛在苑字上據新唐書百官志改正

第三十四頁後八行飛龍祥麟刊本祥訛翔據六
典及舊唐書職官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騰錄監生臣鄧肇槐